

卫斯理
武侠小说全集



断肠刃

DUANCHANG
REN 倪匡◎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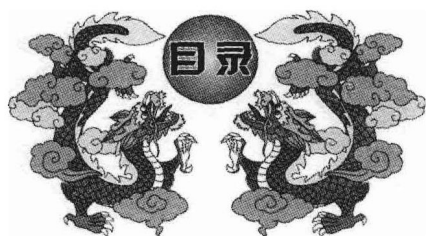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断 肠 刃

DUAN CHANG REN

倪 匡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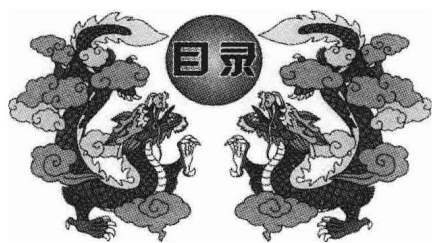
大众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南天一侠	1
第二章	夺妻之恨	10
第三章	盗宝之徒	20
第四章	求见魔头	29
第五章	连胜二敌	39
第六章	萍水相逢	48
第七章	铤而走险	57
第八章	受宠若惊	66
第九章	惊喜交集	76
第十章	无懈可击	85
第十一章	夜探雷府	95
第十二章	般若神掌	104
第十三章	石沉大海	114
第十四章	智骗宝盒	123
第十五章	谒见掌门	134
第十六章	面临绝境	143
第十七章	力斗群雄	153
第十八章	身困幽洞	162
第十九章	少林五老	172
第二十章	真真假假	181
第二十一章	血洒少林	191
第二十二章	纵龙入海	200
第二十三章	痛失湖主	210

断肠刃





断 肠 刃



第二十四章	千头万绪	219
第二十五章	睹物断肠	229
第二十六章	往事如梦	238
第二十七章	侠胆痴情	248
第二十八章	英侠身死	257
第二十九章	师徒重逢	267
第三十章	鬼教教主	276
第三十一章	欢乐时光	286
第三十二章	寻宝潜修	295
第三十三章	人面兽心	305
第三十四章	死里逃生	314
第三十五章	誓雪深仇	325
第三十六章	远走天涯	334

第一章 南天一侠

天色阴暗无比，那一堵高墙在黑暗之中耸立着，看来更像是一头庞大的怪兽一样。而在墙旁的两棵大树，恰如怪兽的两只犄角。风声十分低沉，吹得树叶簌簌作响。

而就在树叶的抖动声中，陡地，夹进了一阵极轻的脚步声，转眼之间，一条黑影，已经扑到了高墙的墙脚下。

那黑影行动轻盈，犹如鬼魅，在高墙之下，呆了一呆，抬头向上看去。

由于那堵墙高得出奇，足有两丈五六高下，所以墙内的房屋，一点也看不到。那黑影只停了极短的时间，便双足一点，向上疾拔而起。

那墙陡上陡下，全是极其平滑的水磨砖所砌成的，绝无可供攀援之处，那黑影这一拔，足拔起了七八尺，身形便已一凝。

但也就在此际，只见他双手在墙上一按，就着那一按之势整个人头下脚上，向上翻了起来，身在半空，又硬生生一挺。

这一来，他身子又上升了七八尺。

在第二次身形又凝之际，他双手又一齐伸出，向墙上按去。

看来，他是准备用刚才的办法，再翻上一个身，那么，便可以跃进高墙去了。怎知这一次，就在他双手刚一按到了墙上，尚未发劲使身子腾空而起之际，只听得那两棵大树之上，各发出了“嗤”地一声响。

随着那“嗤”地一声，两溜绿焰，比电还疾，向前疾射而出。

那人像是已经知道不妙，一声闷哼，立即真气一沉，想向下沉去。

但是由于那两溜绿焰的去势实在太快，那人非但未曾来得及下沉身形，而且，连按在墙上的手也未及收回，只听得“叭叭”两声过处，两柄半尺来长，绿光闪闪的长钉，已经自那人的手背上穿了过去，钉在墙上！

那两枚长钉，足有手指粗细，钉身绿光闪闪，钉头大如婴拳，乃是一个雷公头，尖嘴削腮，也是绿光隐闪，看来极其可怖。

在两枚长钉闪闪的绿光之下，可以看到那人的手背之上，鲜血迸溅，而且，绿光所及，更可以看到那人的脸面。

只见那人看来十分年轻，但这时候却已没有法子去辨认他的确切年龄，

因为他面上，由于痛苦，而扭曲着，抽搐着，看来简真不是人，而是什么怪物！

大树上射出了那两枚长钉之后，立即又发出了阵阵的吆喝声，“刷刷”之声不绝，转眼之间，便有五六个人，一齐跃了下来。而且，立即有人晃着了火折子，燃着了火把。

火光冲破了黑暗，五六人排成扇形，一齐抬头向上看去，只听得一个中年人“哈哈”大笑，道：“姓华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送上来，我看你这一次，还向哪里逃！”

被两枚长钉由手背穿过，钉在墙上的那人，自喉间发出了一阵极其古怪，听来令人毛发直竖的声音。

那五六个人，本来都是在大声哄笑的，一听得那阵如此凄厉的呼叫声，也一起停止了笑声，面上露出了骇然的神色来。

也就在此际，只见那人，双足在墙上猛地一蹬，接着又发出了一下惊心动魄的惨叫声，整个人，已凌空向上翻起来。

随着他的身子向上翻起，半空之中，洒下了一阵血雨！

那站在地上的六七人，身上莫不沾到了血迹。

那两枚长钉，仍在墙上，钉上也各自带着一团血肉，实难想象人是忍着怎样的奇痛，才将双手硬生生地穿过钉头，撕了下来的！

看他向上猛地翻起的情形，似乎还想再向高墙之内跃去。

但就在此际，高墙的墙头之上，人影一闪，又有两个人现身出来，一出现，便是七八枚暗器，向前“嗤嗤”飞到。

那人若是继续向前扑去的话，非被暗器击中不可，又因他本身受伤极重，翻起之后，身子一挺，只硬生生地挺起了两尺。

接着，他真气难以为继，已向下猛坠。

那七八枚暗器，也一齐在他的头顶掠过。

那人向下坠来，“砰”地跌倒在地，但立即一跃而起。然而，等他跃起之际，那五六人早已身形闪动，将他围在中心。

那人右手向腰际所悬的单刀按去，可是，他的手才一按到刀柄，非但未能将刀拔出来，反倒惨声嚎叫起来！

当他一见有人将他围住之际，便本能地想拔兵刃去应付。

可是，当他的手碰到刀柄之际，他却突然觉得一阵撕心裂肺，抽肠剥肚的奇痛！

他一面怪叫，一面举起手来。

那五六个人围住他的人，本来面上，全是一副得意扬扬的神色，可是一等那人举起手来，人人面上却皆是骇然，不由自主，向后退出了一步。

只见那人双手的手心之上，都已穿了一个血肉模糊的大洞！

站在那人对面的人，可以透过那两个血肉模糊的大洞，看到那人面肉抖动，汗如雨下，眼中布满了血丝的脸面！

走江湖，闯天下，动刀枪，耍拳脚，断腿缺胳膊，原来是十分平常之事。但是像那人这样，双手伤成这样子，却也是叫人看了，触目惊心！

这人的两只手，从此以后，自然是废了，瞧他这时，十指屈得像鸡爪一样，更可以知道他此际所受的痛苦，是如何之深！

那人举起了双手，身子发颤。

但在突然之间，他却扬声怪笑起来。

那种声音，与其说是笑声，还不如说是怪噪声好得多，当真是夜枭鸣声，不如其悲，饿狼晓噪，不如其惨，但是看那人的面孔，他却的确是在笑着，笑得那样地狰狞！

那五六人互望了一眼，两个中年人向前踏出了一步，手各自在腰际一按，“锵锵”两声，已各掣下了一件奇形兵刃来。

一个人手中的兵刃乃是两尺来长的一只凿子，另一个的手中，却是一柄大铁钟。两人齐声冷笑，道：“姓华的，放心些，我们的雷公钉，不向你脑袋上招呼，已经算是客气了！”

那两人的话才一出口，那人的笑声，便戛然而止。

只见他垂下手来，胸脯挺起，喘息不已，满是血丝的眼睛，望定了两人。

这时，那人已经受伤，绝对无法再用双手，那两人手中却都持着兵刃，实是占尽了上风，但是那两人被那人一逼视，却面上变色，各自向后退去。

就在他们退出之际，那人一声怪叫，道：“好雷公钉！”

他一面叫，一面身如旋风，向前疾扑了过来！

那两人中持凿子的一个，手扬处，一凿便向前刺出，但那人扑到了近前，身形一侧，右腿一弯，已经一脚踢出，那一脚的方位，奇到了极点，脚分明是向左拐的，但是踢到了一半，突然方向一变，“刷”的一声，反向右踢了过来，对方那人，避之不及，“砰”的一声，正中右腿，身子向外，直飞了出去。

然而，当那人一脚得手之际，另一持铁钟的人，却已一钟击下，恰好击向那人踢起的右足，电光石火之间，只听得一下骨裂之声，那人连忙缩回右腿来，但是却再难伸得直。

看他身子剧烈颤抖的情形，刚才那一钟，分明已将他的胫骨敲碎！

那人显然是竭力不愿在众人面前倒下，但是他伤得实在太重，身子一晃，再晃，终于“砰”地跌倒在地。

他一跌倒在地，那五六人立时又围了上来，自高墙之上，也跃下了三个人来，各自持着手中的兵刃，指着倒在地上的那人。那人紧紧地闭着眼睛。

就在此际，只听得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传了过来。

众人一听得那一阵脚步声，连忙一齐闪了开来，火把照处，只见一个三十出头，貌相极其严肃，一脸英气的人，向前走来。

他身上披着一件大红的英雄氅，在火光的照映之下，看来更觉得气势非凡，虽然他年纪还不十分大，但是却可以使人肯定，这是一个极具身份的大人物，绝非等闲之人。

那人前来之势，看来十分缓慢，实则极其快疾，转眼之间，便到了眼前。那些围住了受伤那人的人，这时早已让开路来，让他走到那人的身边。

他才一停了下来，那人便倏地睁开眼睛，他眼中那种怨毒的光采，实是使人不寒而栗。只听得他怪叫道：“雷翔风，她在哪里，你将她怎样了？”

那身披英雄氅的人，姓雷，名翔风，乃是南五省武林之中，极具威望的人物，由于他家财巨万，又肯疏财，而本身武功又高，各门各派的高手，与之多有来往，连黑道上人，也敬他三分，一般人尽皆称之“雷孟尝”，他更有一个极好听的外号，叫作“天南一侠”，本是少林俗家弟子，武功之高，自然非同凡响，是以三十出头，年纪甚轻，便能在武林中，享有如此盛名。

这时，只见他听了那人的话后，剑眉微蹙，“啊”的一声，道：“你受伤了！”

他抬起头来，又道：“是谁下的手？”

那两个一个持凿，一个持钟的人，立即大声道：“是我们。”

雷翔风向两人望了一眼，道：“原来是褚家兄弟，莫怪我雷某人心直口快，这就是两位的不是了。”

那倒在地上的人，一面喘气，一面破口大骂，道：“雷翔风，你别假仁假义了，你是个猪狗不如的畜牲，我恨不得生啖汝肉——”

他讲到这里，以手支地，勉力撑起身子来，张大了口，露出了白森森的两排牙齿，再加上他面上可怖的神情，令得他看来只像是一头恶狼，而不是人。

他竭力地挪动着身子，猛地向前一扑，向雷翔风的小腿咬了过来。

雷翔风向后退，只听得那人两排牙齿，“嚼”的一声，合在一起。

那一下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当听到的人想及，那是一个人张口欲向另一个人咬去而咬不到之后，所发出的牙齿相叩之声，心中也不禁骇然。

雷翔风一向后退，立时便有两个人一步跨了上来，以手中长剑，抵住了那人的要害。

褚氏兄弟中的老大褚家祥大声道：“雷大侠，这人一连三晚前来生事，你涵养好，忍得下，我们却也看不过眼，是以今晚出手，惩治他一下，若他是个大有来历之人，我们弟兄两人，独力担当，决不连累阁下！”

天南一侠雷翔风淡然一笑，道：“褚兄这是什么话，事情因我而起，关你们什么事，但这人多半是个失心疯，两位不免伤得他太重了些！”

那人喘着气，又怪叫道：“你心中恨他们伤得不重，口中却满口仁义道德，你这王八操的龟儿子！呸！”

他咬不到雷翔风，这时，又是一口唾沫，和着他咬破了上唇的血丝，向雷翔风吐来。

雷翔风衣袖向上，微微一拂，一股劲风过处，已将那口唾沫拂开，皱着眉头道：“阁下究竟是什么人，我与阁下，素不相识，何以前来苦缠不休？”

人群中有人叫道：“雷孟尝，这种宵小，和他多啰嗦什么？一刀斩了吧！”

那人则又凄厉无比地笑了起来，道：“雷翔风，你不认识我？你不认识我？哈哈……你不认识我，哈哈！”

雷翔风道：“哪一位将此人带到附近镇上去为他就医？”

只见一人闪身而出，道：“我愿效劳。”

众人一齐向那人看去，只见那人五短身材，生得獐头鼠目，一脸猥琐之气，拱肩缩背，倒也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纪来。

雷翔风见了那人，不禁一怔，“嗯”的一声，道：“阁下眼生得很，不知如何称呼？”

那人咧齿一笑，道：“在下原是不足道的小脚色，三日之前，路过此处，闻得雷大侠处有宾馆之设，过往武林中人，不论名头大小，武功高下，皆可白吃白住，因此才来到雷大侠府上的，自当为雷大侠效劳。”

雷翔风“噢”的一声，在他府上，这种人来来往往，一个月何止盈百，他忙道：“阁下何必太谦，武功造诣，原关天分，不是能勉强得来的。”

一旁褚氏兄弟等人，也认不出那矮汉子是什么人，自然是个无名小卒，见雷翔风对他，仍是那样客气，心中不禁大是佩服，心想雷翔风在武林之中，名头如此之高，人缘如此之好，实在不是偶然之事！

试想，他地位如此之尊，但对一个武功低微的无名小卒，仍是那样谦和，怎不叫人与之相交，便自肝胆相投？

那矮汉子又是一笑，道：“是啊，我这一辈子，连雷大侠的千分之一也及不上了。”

雷翔风忙道：“休要如此说，向西去，不出十里，便是一个大镇，阁下可将此人，带至彼处留医。”

那矮汉子道：“小可省得了！”

他一面说，一面转身向躺在地上的那人走去，道：“算你好命，三番两次来骚扰，若换上第二个，你早已死了，亏得雷大侠大量，饶你不死，你还不上前叩谢大德么？”

那矮汉子这话一说，许多人都笑了起来。因为那人伤得如此之重，连喘气也是断断续续，上气不接下气，如何还能上前叩谢？

那矮汉子如此说法，分明是想博众人一笑，众人自然笑了起来。

在众人的笑声之中，那矮汉子一俯身，将那人负在肩上，像是不胜负荷一样，身形一个踉跄，几乎跌倒在地，这才手在地上一撑，道：“倒看不出你这样好肉口！”

众人一听，更是哄然大笑起来。

雷翔风也跟着众人一笑，道：“这位朋友，若是半途有人问起，就说是从舍下去的好了。”雷翔风认定那矮汉子只是无名小卒，因此连那矮汉子的姓名都懒得问，只称他为“这位朋友”。

那矮汉子大声道：“小可省得。”

只见他身形踉跄，向外奔了开去。

等那矮汉子负着那人走远了，褚家兄弟才大声道：“雷大侠，你这样子待那家伙，以后上门来生事的人更多了！”

人丛中有人朗声道：“褚家兄弟此言差矣。”

褚家兄弟面色一沉，他们两人，乃是山东霹雳门中一等一的高手，来此作客，身份极高，连雷翔风也不敢直斥其非的，如今忽然有人这样子说他们，他们自然心中大是不乐。

两人立即循声看去，只见讲话的人，折扇轻摇，乃是一个黄衣秀士。

他们两人，认出那是青城双仙之中，幽仙万里浮的徒弟，姓黄，名香，那幽仙万里浮，虽是名门正派中人，但是为人却最是护短，是以他门下弟子，大有行为不端的。

而武林中人，却碍于青城派的脸面，大都可以算就算。有几次，闹得实在太厉害了，有几个高手出面管了一管，反倒和万里浮结下了深怨，是以武林中人，一看到青城幽仙万里浮的弟子，大都忌惮几分。

褚家兄弟一看到对方是万里浮门下，先就气馁了几分，只是冷冷地道：“倒要请教。”

那黄香只不过二十七八年纪，但这时折扇轻摇，却摆出了一副老气横秋之状，道：“方今学武之士，只求在武功上争奇斗胜，一有空，便寻打架动手，那里配称得上一个侠字？有的甚至胸无点墨，连以仁义服人的道理都不懂，岂不沾辱了一个武字？当真可笑得紧！”

黄香若是话稍为客气一点，那褚家兄弟也不愿意再生事了。

可是偏偏黄香讲了一大套，又全是冲着褚家兄弟而发的，当着那么多人，褚家兄弟倒也沉不住气了。

老二褚家发性子暴烈，厉声道：“如此说来，学武之士，倒不讲武艺，是

像你这等文不文，武不武的好了？”

褚家发此言一出，众人中有还在交头接耳的人，也都静了下来。

因为这句话十分严重，若是对方心中一怒，那实是立即便可以动起手来的！

雷翔风一看情形不好，正待出言劝阻，黄香已面色一沉，道：“阁下怎知我文不文，武不武？”

褚家发道：“这还用问么？”

他一面说，一面手中雷公凿一摆，一跃向前。黄香一声冷笑，道：“若要说到武艺低微，刚才被人一脚踢了出去，那才叫丢人哪！”

褚家发刚才一个不小心，被那人在重伤之后，一脚踢出，已面上无光，而今黄香偏偏来揭他这件事，他更是大怒，一声怪吼，雷公凿一扬，再是一跃，向着黄香，当头凿下！

黄香身子向后一退，手中折扇“刷”地合拢，向前一伸，“啪”地一声响，已经搭在雷公凿之上。

他手中的折扇，乃是湘妃竹为骨的，而褚家发手中的雷公凿，则是精钢打就，两件兵刃，一轻一重，相去何止百倍！

可是，那柄折扇搭在雷公凿上之后，褚家发只觉得一股极大的力道，黏在自己的兵刃之上，竟然难以挣得脱，他一张蟹脸，涨得通红！

旁观众人，一见这等情形，心中暗忖，黄香在青城弟子之中，还不是武功最高的人，可是一出手，便已经将褚家发制住了！

需知山东霹雳门，在北五省的威望，也是非同小可！

由此可见青城派的武功，更是深邃无比了！众人心中各自暗存戒心间，只听得雷翔风一笑，道：“好朋友为何动起手来了？”

他一面说，一面“哈哈”大笑，向前走去，衣袖向上，轻轻一拂，向黏在一起的两件兵刃拂去。

黄香是青城门下，在江湖上行走，等闲人一听他的来历，已是避之唯恐不及，自大已惯，这时见雷翔风前来劝架，心中暗忖你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但名头却如此之响亮，难道少林武功，当真这样厉害，连一个俗家弟子也如此了得么？

他心中一存了不服之念，真气运转，扇上的力道，顿时加强！

只听得在他扇上力道加强之际，褚家发闷哼一声，一张脸立时成了紫姜色！但也就在此际，雷翔风的衣袖，也已经疾如飘风拂到！

黄香在雷翔风的衣角，拂到自己手中折扇之际，将折扇轻轻一移，反向雷翔风的袖角压去！

他是想借着那顺手一压，将雷翔风带得一个踉跄，他再从容后退，以显

青城派的威风。他却未曾想到，雷翔风能在武林中，享有那么大的名头，又岂会是偶然的事情？

他这里折扇，才一向下压去，只觉得雷翔风的衣袖扬起之势，虽然看来轻飘飘地，像是一点力道也没有，但是实际上，却含着一股极强的柔劲！

他的折扇，竟根本没有法子碰到对方的衣角！

黄香若在此际，知难而退，原也可没事。

可是偏偏他心中仍然不服，折扇上的力道，陡地强了一倍，仍向下压了下来，他怎知雷翔风的这一拂，乃是少林三大秘技之一，佛门“金钢柔气”，乃是阴阳两种截然不同的真气，交缠而发。

那金钢柔气，无形无质，随人的动作而发，原和内家罡气一样，受到对方的力道越大，反击的力道，也就越大，几乎随心意所至，便可发出。

这少林三大秘技，本来是绝不传给俗家弟子的，但是雷翔风因为一次特殊的机缘，竟能学成了这一门奇妙的功夫。

所以，当黄香折扇上的力道，陡然加强之际，金刚柔气之力，也被他的力道引发，黄香只觉得一股极大的力道弹了上来，身不由主，向后退去！

若不是他武功还算不错，几乎仰天跌了一大跤！

而褚家发刚一见雷翔风前来解围，求之不得，立即收力。

所以，他只觉得一股柔和之极的力道，将自己涌出了一步而已！

黄香向外跌出了一步，不禁大为狼狈，人丛中有人笑出声来，那是已看出了他自取其辱，黄香心中恼怒之极，但是也在此际，忽然看到雷翔风的身子一侧，右手在地上一按，才又站了起来，向黄香一笑，道：“黄兄内力深湛之极，在下不自量力，几乎要当场出丑了！”

雷翔风那样一说，旁观众人之中，或有不明白的人，以为雷翔风真的被黄香的力道撞倒。可是黄香自己，焉有不明白的道理？

他呆了一呆之后，心中对雷翔风不禁感激之极！

因为雷翔风此举，实是为他保全了面子！

他勉强一笑，道：“哪里，哪里！”

雷翔风踏前一步，一手拉住了黄香，一手拉住了褚家发，道：“两位既在舍下做客，那全是好朋友，为何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了？”

他话一讲完，又哈哈大笑起来！

黄香和褚家发两人，自然也跟着一笑。这时，众人之中，也有武功较高的，看出雷翔风的那一跌，乃是为了保全黄香的面子而假装出来的。

然而，所有的人中，却没有一个人以为雷翔风此举是在作伪，反倒人人佩服雷翔风处事手段之高，都暗忖他侠名之得，果非偶然！

当下，众人又向府内走去，雷翔风也告别众人，前去安歇，高墙内外，

又恢复了安静，暂且搁下不提。

如今却说那面目猥琐的矮汉子，负着那伤势十分沉重的人，脚步踉跄，向前奔去。他在奔出了约半里许之后，便停了一停，向后看来。

只见身后一片漆黑，那堵高墙，早已看不见了。

那矮汉子“哼”地一声，转过头，又向前奔去。

可是这一次，他向前奔出之势，非但未见踉跄，而是快疾无比，一个起伏，便是两三丈远近，而他肩上，仍然负着一人，这份轻功，便足以惊世骇俗，绝非无名小卒能做得到的了！

他第二次又向前奔出了三五里，身子一转，转入了乱山之中，不一会儿，便到了一个小山谷内。他到了小山谷，才将那人放了下来。

乌云渐散，就着星月微光，可以看到那人紧紧地咬着嘴唇，鲜血从他的齿缝之中，一点一点地落了下来，面色惨白，双眼紧闭。

那矮汉子才一将他放了下来，他身子便抽了一下，并不睁开眼来，只是在喉间发出“咯咯”之声，好一会儿才道：“你……别带我到什么地方……去求医了……就将我杀了吧！”

那矮汉子“哈哈”一笑，道：“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我怎会带你去求医？”

那人仍不睁开眼来，只是一声惨笑，道：“我明白了，雷翔风假意吩咐你带我去求医……但是……却暗中命你将我在此杀了，可是么？”

那矮汉子望着躺在地上的那人，一声不出。

那人大声喘了几口气，道：“你下手吧！”

第二章 夺妻之恨

矮汉子忽然大笑起来，道：“你放什么屁？雷大侠乃是鼎鼎有名的大侠，仁人君子，得四方人物敬仰，怎会做这样卑污之事？”

那人本来一直是紧紧地闭着眼睛的，但一听得矮汉子这样说法，他陡地睁开眼来，只见他眼中布满了血丝，乍一看，简直就如同是两盏黯红的灯火一样，骇人之极，只听得他一面喘气，一面尖声道：“雷翔风……你……猪狗不如的……畜生！”

他一面骂，一面脸上的肌肉，颤动不已，显然他心中将雷翔风恨到了极点，当真不知该将雷翔风如何痛骂才好！

那矮汉子一听，陡地俯下身去，疾问道：“你在说些什么？”

那人道：“雷翔风是猪狗不如的卑污畜生，人面兽心的蠢贼！”

那矮汉子将身子俯得更低，只见他眼中精光暴射。

本来，那矮汉子生得极其难看，獐头鼠目，面容猥琐，然而此际，他眼中精光暴射，却显得他英气逼人，非同凡响。

那人一呆，道：“你……你……”

然而他话未曾讲完，那矮汉子已道：“你为什么那样说法？”

那人道：“雷翔风……这臭贼……他将我妻子抢走了。”

矮汉子“哼”地一声，道：“你这样说，会有人信你么？”

那人突然尖叫了起来，道：“没有人，相信，的确没有人信！所以我才只好自己去找，去……送……死……”他讲到这里，泪如泉涌，整个人缩成了一团，想是他心中的苦痛，无与伦比！

他呜呜地哭着，那矮汉子站了起来，以极快的手法，将自怀中摸出来的小玉瓶中，洒出黑粉，敷在那人双手的伤口之上。

那人的双掌之中，因为被褚氏兄弟的雷公凿所伤，两个乌溜溜的大洞，肉骨皆去，鲜血兀自在渗之不已。但是，当那矮汉子以手中小玉瓶中黑色的粉末，向伤口处洒去之后，绽开的皮肉，在顷刻之间，又收了起来，血也止住了。

那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显然是他双手上的疼痛，也减了许多。他仍然

半躺在地上，以十分诧异的眼光，望着那替他疗伤的神情猥琐的矮汉子，好一会儿，才道：“你……你是什么人？”

矮汉子却并不回答，反问道：“你是什么人？”

那人长叹了一口气，道：“我姓华，单名一个秋字。”

矮汉子道：“你是何派门下？”

华秋苍白的面上，忽然一红，噤嘴不言。

矮汉子道：“武学之道，本无止境，你师门就算没有什么名头，也不要紧，何必害羞？”

华秋这才道：“我受业恩师，曾在冀东大刀门下，学过几天武功。”

矮汉子双眉一皱，道：“什么？大刀门？”

华秋忙道：“我恩师说，这本不是怎样出名的一派。”

矮汉子不禁笑了起来，道：“天下各门各派的名称，我差不多尽皆知道。但是这大刀门么，却是闻所未闻。”

华秋叹了一口气，道：“若然大刀门是名震天下，那我又何致于受雷翔风这恶贼的欺瞒？”

矮汉子在听到最后一句时，耸肩一笑，也不知他是何意思。

华秋喘了几口气，又道：“阁下救了我，我深感大德，但是我一旦伤愈，仍然要去找他拼命，我死为厉鬼，也要日日去扰他！”

矮汉子沉声道：“雷翔风侠名四播，在他府上的，全是一流高手，根本不用他自己出手，你就伤成这样，你如何还要去送死？”

华秋尖声道：“我娘子还在他府中，难道我就能不管了么？”

矮汉子道：“你口口声声，说雷翔风夺了你的妻子，这话却是不易使人相信。”

华秋又“呜呜”地哭了起来，道：“你说得对，我到处去找有名望的人哭诉，说雷翔风抢了我的妻子，要他们出头，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信我的话，有的……甚至当我是疯子！”

矮汉子沉吟了一下，道：“你且对我再说一遍。”

华秋挣扎着想站了起来，但是他的右足足踝，也被褚家祥的雷公钟敲碎，尚未站直，身子一侧，便又跌倒在地，道：“不说也罢，你又不会相信的。”

矮汉子道：“你已对人说了许多遍，人家都没有相信，又何在乎多说一遍？”

华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道：“我在一家镖局中当镖头，天南地北远行，每向妻子讲起各地风光，我妻子总是十分羡慕，要我带她，到处走走，这一次我便答应了她，怎知我们来到这里——”

他讲到这里，眼中红丝顿盛。

矮汉子并不插言，只是神光炯炯地望着他。

华秋气息急促，道：“来到这里附近，便遇上了雷翔风这贼子，他见我妻子美貌，便起了歹心，邀我们两夫妇上他家去暂住。我……只是无名小卒，能蒙雷大侠邀请，自然是……受宠若惊，哈哈，受宠若惊！”

华秋讲到这里，又猛地喘起气来。

矮汉子一面听华秋叙述，一面在心念电转。

华秋所讲的，是不是真话呢？

如果是真的，那实是难以令人相信！

如果是假的呢？

其实，那根本不必“如果”，因为只要是武林中人，即使和雷翔风有天大的过不去，当他听到了天南一侠雷翔风，竟会夺走了一个无名小卒妻子之事，也会哈哈大笑起来，说那是极端荒唐无稽之事！

雷翔风离开少林寺的时间，并不算长，只不过四五年而已。

但是，因为他和少林寺方丈，天弘大师，有着极其深切的关系的缘故，所以天弘大师对他这个俗门弟子，竟另眼相看。

这种关系究竟是什么，连雷翔风自己也不明白。

雷翔风只是知道，天弘大师对自己特别好，在自己通过了三幽秘巷之后，天弘大师还特地在方丈室中召见他。当时，方丈室中，只有雷翔风和天弘大师两人，雷翔风记得十分清楚，天弘大师忽然流起泪来。

那时，雷翔风自然不敢多问。因为少林方丈，在武林中的地位，何等尊崇，而在少林寺上下，俗僧四千余名弟子之中，更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俗家弟子本来根本没有资格蒙天弘大师召见的，雷翔风得到了破格的待遇，自然是战战兢兢，见了方丈之后，连大气也不敢出，看到方丈流泪，自然也不敢做声。两天后天弘大师却又交给了雷翔风七封信。

那七封信，全是天弘大师亲笔所书，写给七大正派的掌门人的，信中自然是说，少林俗家弟子雷翔风，艺成下山，要各位高手，多加照顾。

需知道，少林寺之中，僧门弟子不算俗家弟子，每年下山也至少有二三十人，历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少林俗家弟子在武林中走动，人人都知道少林寺的规矩，俗家弟子一旦艺成，通过了寺内的“三幽秘巷”，出了寺门之后，从此便不准再踏入寺中半步，少林寺中的高僧，也从无向各门各派打过招呼，要人家善待本门俗家弟子之例。

但是从雷翔风起，却破了这个例！

当时，武林之中，颇为震动，争相传说雷翔风和天弘大师，一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但是究竟是什么关系，却无人得知。

而雷翔风在武林中走动以来，不到四五年，凭着他本身的武功之高强，和处世为人之豪侠，无人不对之刮目相看，可以称得上是当今武林，年轻一代中风头最劲的一个人。

要说这样的一个人，夺了无名小卒的妻子，那实是绝无人信之事。

然而，华秋明知没有人相信，却又为什么要这样乱说呢？这样胡说八道，对他自己，绝无好处，也绝不会损害雷翔风的侠名的。

矮汉子一声不出，只是迅速地转着念头。

只见华秋激动得整个身子都微微发起颤来，续道：“我和娘子，欢欢喜喜地到了他的大宅之中，他倒也对我们十分客气，怎知……怎知……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早上……”

华秋讲到这里，口角向上抽动，几乎再也难以讲得下去。

矮汉子不但目光十分冷峻，连声音也是十分冷漠，道：“第二天早上，便怎么样？”

华秋咬牙切齿，道：“第二天早上，我娘子正在梳妆，我则在后花园中闲步，怎知雷翔风突然走了过来，向我道，我娘子已移情别爱了，叫我离去，以后再也别想见我娘子了……”

矮汉子双眉微蹙，因为华秋所说的事，本来已是没有什么人相信的了，而且，其间的经过，又是情理所没有的事！

华秋向矮汉子望了一眼，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他一面笑，一面尖声叫道：“笑啊！你怎么不笑？”

矮汉子沉声道：“有什么可笑？”

华秋道：“我讲的话，荒唐无稽，绝无其事，还不可笑么？你有什么理由不笑？”

矮汉子冷冷地道：“我说你讲的话是荒唐无稽来了么？”

华秋陡地一呆，又“哈哈”笑了起来，道：“那么，你难道相信了么？哈哈！哈哈……”

他正在反常地笑着，矮汉子陡地出手，反手一掌，击在华秋背后的“灵台穴”上。华秋这时候在纵声大笑，本是极不正常的事，那是他心脉大乱之故，所以本应该哭的，反倒笑了起来。

这样下去，极可能心脉不能恢复正常，那就成了癡子了。

而当那矮汉子一掌击向华秋背后的“灵台穴”之际，华秋只觉得一股暖洋洋的真力，顺着心脉，迅速展布全身。

而就在这一呆之后，华秋再也感不到有何可笑之处，立即哀哀痛哭起来。

这时候，华秋根本不及去考虑那矮汉子的身份，虽然他也觉得那矮汉子有许多可疑之处，例如何以他的伤药如此之灵，何以他的内力如此深湛？